程史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程史

(一)

岳珂 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歷代小史及裨海津逮祕書龍威祕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歷代龍威皆節錄本裨海殘損後無附錄學津本於附錄有棄取唯津逮本完整故據以影印

桯史目錄

卷第一 十二則
張紫微原芝
藝祖禁讖書
徐鉉入聘
石城堡寨
湯岐公罷相
南陔脫帽
張元吳昊
王義豐詩
琵琶亭術者
汴京故城
施宜生
晉盆杅
卷第二 十四則
行都南北內
犇麤字說
李順吳曦名讖
隆興按鞫
東坡屬對
冨翁五賊
太學祭齋牌
泉江三地名
牧牛亭
黠鬼醞夢
望江二翁
劉改之詩詞
金華士人滑稽
賢已圖
卷第三 八則
歲星之祥
梓潼神應

機心不自覺
館娃浯溪
天子門生
姑蘇二異人
趙希光節槩
稼軒論詞
卷第四 九則
壽星通犀帶
周夢與釋語
鄭廣文武詩
九江二盜
葉少蘊內制
宣和御畫
乾道受書禮
一言悟主
蘇蔡策問
卷第五 十三則
劉觀堂讀赦詩
部胥增損文書
看命司
宣和服妖
安慶張寇
陽山舒城
宸奎堅忍字
何處難忘酒
見一堂
義驗傳
鳳凰弓
大小寒
趙良嗣隨軍詩
卷第六 六則
汪革謹識

鐵券故事
鴻慶銘墓
蘇衛人妖
快目樓題詩
記龍眠海會圖
卷第七　五則
吳畏齋謝贄啓
楚齊僭冊
優伶詼語
嘉禾篇
朝士留刺
卷第八　十二則
九江郡城
日官失職
紫宸廊食
阜城王氣
衰李論事
鸚鵡諭
月中人妖
牸牧相衛
解禪偶
玉虛密詞
太歲方位
逆亮辭怪
卷第九　十三則
裕陵聖瑞
狀元雙筆
堯舜二字
正隆南冠
鑾渡橋
燕山先見
濁毒圓

憲聖護醫
魯公拜後
金陵無名詩
萬歲山瑞禽
王涇庸醫
黑虎王醫師
卷第十 八則
永泰挽章
殿中賜
劉蘊古
大散論賞書
成都貢院
萬春伶語
山谷范滂傳
紫巖二銘
卷第十一 八則
李白竹枝詞
蟻蝶圖
周益公降官
番禺海獠
王荆公
尊堯集表
三忠堂記
臨江四謝
卷第十二 十三則
王廬溪送胡忠簡
秦檜死報
呂東萊祭文
猶牛盜
味諫軒
龍見赦書
丹稜與巖

鄭少融遷除
沙世堅
淮陰廟
金鯽魚
張賢良夢
乾坤鑑法
卷第十二　六則
范碑詩跋
嚇庵感興詩
武夷先生
任元受啓
氷清古琴
遐人戲語
卷第十四　五則
陳了翁始末
八陣圖詩
關禮北征
泗州塔院
二將失律
卷第十五　八則
淳熙内禪頌
愛莫助之圖
慶元公議
楊艮議命
獻陵疏文
李敬子
黃潛善
郭倪自比諸葛亮
附錄
岳鄂武穆王本傳
武穆著述
御書屯田三事跋

奉詔移僞齊檄
五嶽祠盟記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東松寺題記
永州祈陽縣大營驛題記
律詩
題翠巖寺
寄浮屠慧海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詞
滿江紅
小重山
亦齋雜著
經進百韻詩
顧天辯誣通敘
附劉瑞雜著
孝娥并銘有序
王公祠記

相州岳珂本齋著
海虞毛晉子晉訂

張紫微原芝

高宗覽婁陟明寅亮之議垂意祖烈詔擇奏文並建二王邸恩禮未有隆殺也會遼使芝生太廟在執事多進頌詩張紫微孝祥時在館獨獻文曰原芝紹興二十四年芝生于太廟楹當仁宗英宗之室詔羣臣觀瞻奉表文德殿賀既二年芝復生其處按書郎臣張孝祥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祖宗在天篤丕祐于子孫明告之符於惟欽哉在昔仁祖登三咸五以天下爲公授我英宗以永我基祚於惟欽哉我聖天子躬濟大業既平既治上怡下嬉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之靈亦靡克寧饗有燁茲芝胡爲乎來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曰不然曷不于他乃廟產旃曷不于他于二宗之室曷不于他再歲再出於惟欽哉天意則然我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哉小臣敢告我聖天子告我聖天子承天之意承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一無貳紛以貳起辛伯有言惟貳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惟貳之懼敢告聖天子爲萬世利畜爾小臣越職罪死弗罪以思惟我聖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國萬死奚恤渠敢愛死而畏越厥職上得之喜即擢爲南宮郎於是內廷始漸有所別迨于建儲云

藝祖禁讖書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蠭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閉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碎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

者至衆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復驗亦弃弗藏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諺者悉黥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徐鉉入聘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者也會修述職之貢騎省寔來及竟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難其選請于藝祖玉音曰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薄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騎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酬復者亦劾且默矣余按當時陶竇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辯騁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王師征包茅于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千言上諭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大哉聖言其視騎省之辯正猶螢爝之擬義舒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槩爲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樓宜獻鑰嘗出手編辨鷺岡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鍇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

石城堡寨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闕復築石頭城于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爲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父亮嘗上書乞

務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侯景輩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兀朮上兩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遯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臺城所在要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皆古石頭頹墉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楊文節萬里持漕節嘗有詩曰已守臺城更石城不知併力或分營六師只合環天闕一壘眞成借寇兵向者王蘇俱解此究哉魏協可憐生若言虎踞渾堪倚萬歲千秋無戰爭其旨明矣淳熙乙未郭棣帥淮東築維揚城又旁築一城曰堡寨地皆砥平相去餘數里雖牽制之勢亦不相及竟不曉何謂猶不若石城之得失相半也

湯岐公罷相

湯岐公思退相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頌言罷洪文安遵在翰苑當直例作平語諫官隨而擊之以祠去孝宗初再相隆興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惠适適視草焉又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文惠請外上曰公武言卿黨思退朕謂平詞出朕意固卻其章仍徙戶侍矣蓋其相兩朝再罷相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岐公中詞科時與文敏邁實同年云

南陔脫帽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家人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寀第十三方能言珠帽繡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鄉雲絲鼇鼇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闐咽轉盼已失所在騶馭皆惶擾不知所爲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襄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爲南陔也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叵測居旬日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

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裹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納珠帽于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轡懾呼焉中大人悅其韶秀抱寘之膝翌早擁至上閤以爲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竦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凡且歎其早惠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裹敏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已如此南陔家自號政和間有文聲敢爲不訕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與其孫遇游傳其事

張元吳昊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恥於自售放意詩酒語皆絕豪嗍驚人而邊帥參安皆莫之知張無所適聞夏酋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邏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憩執之夏酋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酋乃理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嘿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實元西事蓋始此其事國史不書詩文雜見于田承君集沈存中筆談洪文敏容齋三筆其爲人概可想見文敏謂二人名偶與酋同寔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義豐詩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荊州侍總得翁以歸偕之游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榦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秪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

龍百斛珠其二曰庄曰本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喫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詩獨憮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蜺今獨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纔兩旬而得湖陰之計矣紫微蓋於此絕筆阮是時亦自有二十八字曰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眞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擊節自以爲不及既而復過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纔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淚盡當時聯騎客黃花時節獨來看亦紆徐有味云阮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江泮其出於藍者蓋鮮校官馮椅爲之序

琵琶亭衛者

淳熙己酉哲文倦勤詔以北宮爲重華宮光宗既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爲重明節如故事時先君召還省闈過鄉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祥小憩亭上有衛者以拆字自名過焉因浸呼問家人字蹟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耶報乎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亟以數鏹謝遣之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天道證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汴京故城

開寶戊辰葬祖初脩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詘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城即當時遺迹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廓寧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鑾苑中牧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

一時迄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可想見其張皇也靖康胡馬南牧粘罕斡离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沉幾遠睹至是始驗宸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

施宜生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鱣堂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鑒子有奇相故欲驗手術耳歸它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躋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浸微前說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訌建劒宜生心欲以嚴莊尚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于以祕策汝爲悅得之晚亟尊用之亡何而汝爲敗變服爲傭渡江至泰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鏟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傭事惟恭主人乃爾寘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余曰者燕客執事咸餕而汝獨孫諸儕撤器有噫聲若欿然不怡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寔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贐之金隱之衲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橈夜濟宜生于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

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上書自言道因虛實不見用縻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附試畔歸之士誚之歸義試連捷逆亮時有意南牧按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蓋用唐體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爲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紹興三十年虜來賀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爲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燾以吏部尚書侍讀館之都亭時戎盟方堅因備大施而諜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忽慶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警及高景山告變而我粗有備矣宜生寔先漏師焉歸爲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龜山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跡有異淮人能言之出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術髡而俠者也逆而顯順而戮豈其相然耶椎埋於先一折枝而賸其惡固神理之所不容也國史逸其事余聞之淮士臧子西如此

晉盆杆

余居負山在湓城之中先君未卜築時嘗爲戎帥皇甫斌宅斌歸于袁虛其室山有堅土凡市之塗堅版築咸得而畚致之無孰何者遂罄其半獨餘一面壁立余家既來始厲其禁而山已不支慶元元年五月大雨隤其巔古冢出焉初僅數甕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晉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隸或得之以獻莫知所從來居數日而山隤壁周半墮骨髮棺槨皆無存矣兩旁列瓦盆二十餘左壁有一燈尚熒熒取之即滅猶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挾

盌中有甘蔗節它皆已化有小蕈餅如硯滴竅其背爲蝦蟇形製甚朴足下有一瓦盆如甕器有銅帶數銙髹合餘者一片傳木如鐵有半鏡一銅盆絕類今洗羅殊無古制度中有雙魚盆底有四鐶附著不測其所以用一銅杅穴底與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甕著年月姓名如先獲者壞皇皆是碣曰晉征虜將軍墓余既哀而揜之既數日復兩山無址竟埋焉余考晉書永寧叅惠帝年號距今九百餘載是時叅未有城郭征虜之名漢雖有之在晉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名氏可見甕範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爲起於唐韋陟五朶雲而不知晉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非又不可強識亦可異也凡物皆腐而燈獨尚明甕山人魚之說固容有之蕭統文選吊冥漠君文亦有蔗意其殼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牘皆碎裂餘或爲親識間持去盆杅僅在而余侍親如閩留于家丙辰歲詔禁挾銅者州家大索以輸嚴之神泉監家人懼杅復偕送官獨盆偶犢它所今乃歸然存其出其毀要必有時亦重可歎也因志于此以俟博識

程史卷第一

行都南北內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儲精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陋爲太宮又南爲相府斗拔起數峰爲萬松八盤嶺下爲鈞天九重之居右爲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讖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騫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讖始章建炎元二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眞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顓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檜薨于位嘻僧戀戀不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烜爲光祿丞留涖家廟以爲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併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即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朝歲時燁奕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侈鴻名宮室實皆無所更稍北連鷺爲今佑聖觀蓋普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寔生是間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筲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云

犇麤字說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賾微窅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毋毋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擊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爲變黨伐之論於是浸聞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禍

也

李順吳曦名讖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冠王小波死李順繼之明年正月己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招安使王繼恩克成都順就擒開禧二年正月大將吳曦叛蜀歸款于虜甲午即蜀王位丁酉受虜冊二月乙亥隨軍轉運安丙奉密詔梟曦于興州說者析順字謂居川之傍一百八日析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較其即位受冊之日不差毫髮又俱終始于蜀嘻亦異矣

隆興按鞠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鴆躬御鞍馬以習勞事倣陶侃運甓之意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帟布沙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上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勸逸入廡間簷甚低觸于楣俠陛驚嘑失色亟奔湊馬已馳而過上手擁楣垂立扶而下神采不動顧指馬所往使逐之殿下皆稱萬歲蓋與藝祖抵城挽槊事若合符節英武天縱固宜有神助也

東坡屬對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寔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雖盱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闕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敔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反齟舌不敢

復言他

冨翁五賊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冨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冨翁告之曰致冨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冨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冨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耶既魁癸丑多士一命而卒先一年嘗以詿誤繫大理光宗知其名特詔赦之是歲臚傳有因廷策指時政之失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聯轡入團司同父見之不悅終期集如始見云

太學祭齋牌

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凡列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祭之遂以爲爐亭守歲之酌祝辭惟祈速化而已羣儒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縉代之謂之叨冒爵中皆有數鴨脚每獻則以酒沃之謂之僥倖凡今世之登科級者人或竊以此目之則怫然而怒孰知堂堂成均乃有願而不獲者乎余謂不然蜡狂之戲以施張觀之可也余里士柳三聘肄業立禮齋嘗爲余言如此

泉江三地名

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傍有天聖間皇城使蘇某者墓後壠中斷田其間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驍衛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溝而絕之曰掘斷嶺石門澗有支阜下至落拖山據其支之腰皆田田中有大畦焉砥平而高可播種石餘曰銅釘坵傳者謂其地有休符太史嘗占之以聞于朝有詔夷鏟洋故有神工每欲成輒役萬鬼而塡之役夫不得休有宿其傍者聞鬼言以爲所畏者

犬厭耳遂烹羣犬而寘骨焉釘以銅爲書符篆以絕地脉或曰殺童男女瘞其下爲厭勝是爲童丁說皆不根誕謾然余嘗親歷其地近乃一平疇在大畈中支阜之下猶十餘里所止處初無冢穴莫知其所以用洋與嶺俱隱然有鋤治故跡耕者或謂得骨於故處考之業主之質劑則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曉清臺考驗近世罕有精者妄一男子謂某所有某氣輒隨而發之戕人用牲勞民以夷堙詰應於恍惚固清朝之所不爲也他所如此名者比比而是要皆山有偶然低窪相襲而益訛考之載籍皆無所見惟續皇王寶運錄有唐金州刺史崔堯封用太白山人之說掘牛山黃巢谷金桶水一事不書於唐史蓋不經之說而余所書崇寧鑿阜城王氣僅雜見於野史云

牧牛亭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丘壠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去五里金碧相照楊誠齋嘗來軺過之題詩壁間曰函關只有一穆侯瀛館寧無再帝丘天極入重心未死台星三點折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樓中屬國羞今日牛羊上丘壠不知丞相更嘆不復自注其下云秦暮年起大獄必殺張德遠胡邦衡等五十餘人不知諸公殺盡將欲何爲奏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節似蘇子卿而曉謬余嘗過其地二利正爲其家不檢子孫所攜主僧相繼而逃去有一支位者主之以寺歸之官刻大碑于門不許其家人之與其事始稍復振檜墓前隙碑宸奎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臥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爲今已矣檜在虜不久即逃歸撻辣實縱之不知何以似子卿也

黠鬼醜夢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膀既出輒不利如是

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殽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陳于地蹟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涖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盌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吳勝之柰勝淳熙辛丑得雋于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或尼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繼之者曰唐廣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鬼乃侮我耶二事絕相類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唐有升甲恩今登科記非元次第云汝南余外祖母楊宜人之兄外家能誦傳之嘉定庚午余官故府與勝之爲僚皆親聞其言

望江二翁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毋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冶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貲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冶之隸如張翁家議圈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冶方乏炭此可窒以得貲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

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輕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殽醞相與款洽者幾月語皆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醼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寘之阼實縑于篚酌酒于斝而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股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冶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紿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予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貶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反撑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劉改之詩詞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羣布放浪荆楚客食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爲饌幕庾吏因識焉廣漢章以初升之東陽黃幾叔機敷原王安世遇英伯邁皆寓是邦暇日相與蹠奇吊古多見於詩一郡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錄改之多景樓一篇曰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閑來遊木葉漸脫人間秋關河景物異南北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當時未遇庸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眞天人時人不省爲謫仙一朝放迹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將徧東歷蘇杭

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樓高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奈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與此樓長突兀以初爲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喜囑余爲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又嘉泰癸亥歲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弃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倣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眞其詞曰斗酒疑肩醉渡浙江登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瑤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亹亹皆似之逾喜垂別期之千緡曰以是爲求田資改之歸竟蕩於酒不問也詞語峻拔如尾腔對偶錯綜蓋出唐王勃體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飲西園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得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證耳坐中烘堂一笑既而別去如崑山大姓某氏者愛之女焉余未及瓜而聞其計以初後四年來守九江以憂免至金陵亦卒游從歷歷在目今二君墓木拱矣言之於邑

金華士人滑稽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王中父觀之宰德化暇日爲余戲言士人姓金滑稽人也

賢已圖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書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巳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逃盆中五皆蔡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閭人語耶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歲星之祥

建炎庚戌秋騎飲海上躬御樓船次于龍翔秋駐蹕會稽時虜初退師尚宿留淮泗朝議凜凜懼其反旆士大夫皆有杞國之憂范丞相宗尹薦朝散大夫毛隨有甘石學有詔赴行在所隨入對言按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房房心宋亳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柳留于張柳張河洛分也故湯征無敵餘慶馳衍猶及微子武王定鼎郟鄏而周公迄營戍周四方以無侮今年冬歲當躔而與宋白此虜必不能南渡矣然禦戎上策莫先自治願修政以應天道上大喜既而果不復來紹興辛巳逆亮渝盟有上封者言吾方得歲虜且送死詔以問太史考步如言陳文正康伯當國請以著之親征詔書故其辭有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收淝水

之勳闕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蓋指此是冬亮遂授首二事之驗不差毫釐蓋宋國之號而吳則今時巡之所都天意篤棐於是益昭昭矣隨家衢之江山後亦不顯

梓潼神應

逆曦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但已其弟覘力慫慂之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下耶曦家素事梓潼自玠璘以來事必禱有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赭玉謁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脩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既寐大喜謂事必遂時安以隨軍漕在魚關驛召以歸命以爰立安顧逆謀堅決觸之且俱靡惟徐圖可以得志不得已諾之猶辭相印遂以丞相長史權知都省事授之居踰月而成獲嘉之績梓潼在蜀著應特異紹熙壬子瀘人殺帥張孝芳蓋嘗正晝見于閬武堂逆纛恒瀕以迄天誅相安之夢得之蜀士瀘之變在京魏公鐘帥蜀時慶元巳未余在中都親聞之其他蓋不可縷數去

機心不自覺

秦檜在相位頤指所欲爲上下奔走無敢議者曹泳尹天府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日嚚而爭因白之檜檜笑曰易耳即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絡繹奔而來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不敢違唯而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寶物賈大昂泉流于市既而樣上省寂無所聞矣都堂左揆閤前有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朋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服蓋其機穽根於心雖鬼瞰弗自覺此

所謂莫見乎隱者亦可嘆也

館娃浯溪

靈巖中宮爲蘇永勝槩吊古者多詩之近世王義豐揚誠齋爲之賦植意卓絕脫去雕篆畦畛余得之王英伯錄臧焉義豐賦館娃曰汎浮玉之北堂得館娃之遺基從先生而遊焉揖夫差而弔之或曰是可唾也奚以弔爲哉夫沈湎以喪國固君人之失道然而有鍾鼓者胡可以弗考聞管籥者民喜而相告苟厭妃之當愛惟恐王之不好矣是則女樂亦可少乎必曰夏有妹喜商有妲己周有褒姒而吳以西子苟求其故未必專於此也齊有六嬖威公以興正而不誦聖人稱焉非夫九合一正之業得仲父以當其任則其一巳之內少有以自適者舉不足以害成邪關大夫進夏德豈昏微子得政商豈穢聞蘇公家父並用則烽火豈得妄舉子胥不見戮則吳之離宮別館至于今可存抑夫差之賚異在列國亦翹楚一戰而越沮再會而諸侯懼使僅得一中佐置饕餮於猛虎惟自剖其骨鯁而放意於一女敵乘其間無以外禦杯酒之失何足問獨爲此邦惜殺士之舉也此士不遭殺夫差不可愚苧羅之妹適足爲我娛胡得而竊吾之符榮楯可居適足華吾廬胡足以麋吾之都惟忠良之既誅始猖狂而自如臺兮姑蘇舟兮太湖食兮鱠鱸曲兮棲烏宿兮嬪嬌脩明兮爽光二八兮分明捧心兮專房徑兮揉香蘅兮響廊笑倚兮玉牀奈樂兮東方稻蟹種兮不遺爭盟兮黃池無人兮箴規有仇兮相窺至德之廟遂爲禾黍悉陂池與臺榭倏一變而梵宇入笙歌於海雲令聲鍾而轉鼓儼麋鹿之容與嗽僧儀而觀覩駭越壘以在望奚五戎之閱武松引韻以嗚咽柳覆眉而疑佇山黯黯兮失色水洶洶兮暴怒追此謬於千里本差之於毫釐譬之養生捐其良醫逮疾作於中夜

懵藁石之不知志士仁人所爲太息於斯焉蓋嘗反覆于此竊謂種蠡亦可哂也勾踐方明辱國以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此衆戰何伐不定何至假負薪之女爲是可恥之勝哉始其土城誨淫自君終焉五湖合歡其臣青溪之典不正金谷之義不立慫慫扁舟遂其全璧使之脫鼎中之魚而羣沙頭之鷺返耶溪之蓮而吐洞庭之橘竊謂越之君臣何其陋於此役也越則陋矣吳亦太庸士目既抉夫誰納忠可辜人之亡已其自反而責躬乎公既然雍相與欽容起視四山之中覺蕭蕭兮悲風誠齊賦浯溪曰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漁舟薄遊三湘風與水兮俱順未一瞬而百里欻兩峰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蕭然若仙客之鑑清瀞也其一蹇蹇諤諤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浯溪也蓋唐亭在南峿臺在北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則清渾無底而正黑飛鳥過之不敢竝迹余初勇於好奇乃疾趨而登之挽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余忽心動毛髮森豎乃蹟故步還至水滸觔苔讀碑慷慨弔古倦而坐於釣磯之上喟然嘆曰惟彼中唐國已膏肓匹馬北方僅或不亡觀其一過尚父日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斁矣夫曲江爲篋中之羽雄狐爲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蠹矣夫水蝗稅民之畝融豎椎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夫雖微祿見唐獨不睬厥緒戮觀馬嵬之威垂涣七萃之欲離瘡尤物以詭焉僅平達於巴西吁不危哉嗟乎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也靈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雖然天下之事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冊於高邑將稟命於西帝違人欲以圖功犯衆怒以求濟天下之士果肯欣然爲明皇而致死哉蓋天厭不可以復祈人潰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

如李郭千百之師推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軀以從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踐台斗而盟帶礪也一復涖以耄荒則夫千麾萬旗一呼如響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古語有之投機之會間不容髮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忽諸進則百世之揚觶嗟肅宗處此其實難爲之九思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駛於箭回瞻兩峰江蒼茫而不見義豐賦中稱先生蓋時從范石湖成大游誠齋則以環轍湘衡過顏元碑下耳二地出處本不倫筆力到處便覺夫差肅宗無所逃罪獨恨管子趙霸之說不可以訓如爲唐謀則忠今兩刹中皆無此刻而醒夢複語往往滿壁間云

天子門生

盤石趙逵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唱後三年以故事召歸爲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搢紳脅息趙至一見先範檜適喜欲收拾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怫檜意者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氷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吏不得已歸猶弗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逵如彌狐兎耳何物小子乃敢爾耶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隸輩而先張本于上曰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宮邸通臣將廉之其醞禍不淺矣會得疾十月而有絳巾之招高宗更化微聞其事十一月亟詔兼官朱邸繼復召對擢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上意蓋欲以此破前謗趙之未召寔爲東川僉幕總領符行中有子

預薦意其爲類試官密以文屬之趙不啓緘擲几下既而符氏子不預牓總因以他事捃摭之甚峻然卒不能洿趙之介特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姑蘇二異人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蓑衣曰歇道僧蹤跡皆奇詭淳熙間名聞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至今吳人猶能言其大略何本淮陽朐山人書生也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世爲高族遭亂南來寓于郡嘗授業于父已能文一旦焚書裂衣遁去人莫之知既乃歸被草結廬于天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有驗臥草中不垢不穢晨必一至吳江溲焉郡至吳江五十里往反不數刻人固訝之會有一瘵者拜謁乞醫何命持一草去旬而愈始翕然傳蓑可瘉病亦有求而不得隨輒不起者於是遠近稍敬異之孝宗在位忽夢有蓑而跣哭而來弔問之曰臣蘇人也詰其故則不肯言寤以語左璫璫將上意頗崇緇抑黃弗深信也居月餘成恭后上仙莊文繼即世璫因逛勉釋而及之意欲以驗前定篤上心上矍然憶昨夢輟泣而嘆璫進曰臣微聞蘇有何姓者類其人乞日固未敢言因道其所爲上大驚有詔諭遣不至上嘗燕居深念以規恢大計累年未有所屬且坤儀虛位圖所以膺佐餕承顏之重者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遂授璫以香茗曰汝見何則致贄而已問所以來則曰陛下自禱我不及知視其何以復命璫承命惟謹何忽掉首吳音曰有中國人即有蕃人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既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猶忘之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上曰是能知我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通神菴于觀之內親御寶跗書扁以寵之已而成肅正中宮歸謝氏蓋本朝故事惟欽成本姓崔後育任氏朱氏既而惟從朱姓不復歸上意嘗欲以爲比而

木夾也北伐之議亦少息焉先是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既燬欲試其驗羣造其廬拜且白之何從求疏軸主者謾以與何笑曰來日自有施者至午而使者果來既答則曰我不能入覲以此累使者上聞而益奇之會浙西趙憲伯驌亦爲之請遂肆筆全闕寥陽殿額出內帑緡錢萬繪事一新以答其意上每歲以璫將命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咸訝而請亟起于臥榻手驛日而招之曰亟來亟來璫是日舟至平望乃見何在岸滸招而呼踵廬言之衆白何固未嘗出也因言所以其狀長是歟道僧者實本郡人爲兵家子少有所遇何舊與之友狎不知幾何時髡而髮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狀不慧而言發奇中與何頡頏好蕩游市井間見人必求錢止於三隨即予之貧者何既不趨召它日璫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容汝來矣道僧竟來見于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隨龍人元居實總管者館之元懼其逃猝無以應上命果日使十人從之所至不舍踰年歸見何何以杖詬逐之至死訖不與接一談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邀守萬端三年而致之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相與罔測亦莫以爲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矣縞素如言焉二人勇於啗肉食至十數斤獨皆不飲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何又能耐寒暑余兄周伯言有元某者丙午歲七十矣嘗言自丱角見之顏色無少異蘇有妄道士日從之游將倣其爲何不怒獨冒雪馳至垂虹而浴道士不能偕憊而去余兄往見之頗能言宦歷所至酷不喜韓子師方爲守千騎每來則提擊而罵之亦有人所不堪者子師素嚴厲於此不以爲忤也道僧先數

年卒何慶元間猶在相傳百餘歲矣洪文敏夷堅辛志乙三志亦雜載其事雖微不同要皆履奇行怪有不可致詰者故著之

趙希光節槩

吳畏齋儀諭蜀有卭守楊喜者頗從輶軒和所聞因道賚中趙希光節槩甚悉余兄德夫時從幕府得其書以示余楊之言曰趙昱字希光淳熙宰相衛公雄之子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爲師每謂存天性之謂艮貴充諸巳之謂内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出仕二十餘年僅一磨勘歷任不滿三考其恬退如此汛掃一室左圖右書晝晝夜積日月不舍終身弗改先是衛公相孝宗皇帝一日奏事上從容語及鄭丙曰鄭丙不曉事問他吳挺乃云小孩兒解甚底衛公曰以大將比小兒丙誠不曉事然以臣見挺雖有所長亦有所短上曰何故公曰爲人細密警敏此其所長然敢於欺君父又恃其愉巧而愚弄士大夫此其所短但朝廷用之不得其地上曰何謂不得其地衛公曰往年恢復至德順中原父老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肩摩袂接悉取免敵錢大失民望迄以無功中原之人至今怨此子深入骨髓而朝廷乃使之世爲西將西人又以二父故莫不畏服挺亦望宣撫之任久矣蜀雖名三軍二軍僅當其偏裨雖陛下神武御將百挺何能爲然古帝王長慮却顧爲子孫萬世之計似不如此上大感悟後挺死朝廷雖略行其言巳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僭叛昱每念衛公此語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絕不蘇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蜀門弗果行於是製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逃亂而歸者輒號泣弔之亟貽書成都帥臣楊輔謂逆雛驕豎干亂天紀痛哉宗社哀哉蒼生此直愚騃無知爲虜所啗逆順貂然其下未必皆樂從肘腋之間禍將自作事尚可爲因勸以舉義

遂絕粒至於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於外置一劒枕間每舉欲自刺輒爲家人捍之而止如是數四終不食而死熹所紀具是不復損益余生雖晚尚及識衛公父子紹熙壬子冬先君捐館于廣余甫十齡護喪北歸衛公以寧武之節來治于洪余舟過章江亟命幕屬來唁親以文奠焉余已卒無時之哭因謁槩下援手言疇昔歟欷不自勝顧余甚幼遣使從先夫人求余程業頗奇其不懾賞其詞語而憐其蚤孤也余歸未釋絰而衛公薨輒車西泝余輅希光于琵琶頗然溫厚今想見之已足以信熹之傳時方暑待亭上親吏言希光方治養生術以子午時有所行謝客移數晷乃得見沖澹無競其素也衛公止一子希光雖重繼體之託亦無訾云

稼軒論詞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總所側於州家殊參辰旦望贄謁剌而已余時以乙丑南宮試歲前涖事僅兩旬即謁告去稼軒偶讀余通名啓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既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不見恨古人不見吾在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數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于席側稼軒因誦啓語頗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狀

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眞宰上訴天應嗔耳之序嘗以爲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寔中予痼乃咏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旣以一語之合益加厚頗取覩骸欲以家世薦之朝會其去未果是時潤有貢士姜君玉瑩中嘗與余游偶及此次日携康伯可順庵樂府一袠相示中有滿江紅作於婺女潘子賤席上者如歎詩書萬卷致君人番沉陸且置請纓封萬戶徑須賣劒酬黃犢慟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之句與稼軒集中詞全無異伯可蓋先四五十年君玉亦疑之然余讀其全篇則它語却不甚稱似不及稼軒出一格律所攜乃板行又故本殆不可曉也順庵詞今麻沙尚有之但少讀者與世傳俚語不同

桯史卷第四 九則

壽星通犀帶

德壽在北內頗屬意玩好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時罔羅人間以共怡顏會將舉慶典市有北賈攜通犀帶一因左璫以進于內帶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爲元日壽巵之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傍有璫見之從賈求金不得則擿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余按會要開寶九年二月十九日召皇弟晉王及吳越國王錢俶其子惟濬射苑中俶進御衣金器壽星通犀帶以謝帶之著於前世者僅此一見耳

周夢與釋菊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泰辛酉永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請者弗報贄以啓束裝而俟又弗報怒而索其贄余適謁琴堂坐間夢與口占授札吏復之曰伏承寵翰見索長歲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研生塵未免紓遲之咎趙客有辭而取璧楚人敢訐於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錦之歸來更冀恢洪以基光大畢緘顧余作釋語曰予非摩訶薩埵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余笑莫敢答士擲其報章于門而去閽者白之曰正自乏楮君就席以爲室間書庋無所問里士不欲名夢與老儒自號牧齋精史學議論疊疊起人意表器局凝重喜慍不形於色獨微有卜商之短仕終安豐倅云

鄭廣文武詩

海寇鄭廣陸梁莆福間驅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滚海蛟有詔勿捕命以

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徼南濱延祥隸帥閫廣旦望趨府羣寮以其故所爲徧賓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羣僚偶語風蒼或及詩句廣矍然起于坐曰鄭廣麤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衆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慚噤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士大夫愧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九江二盜

吾鄉有周敎授者家太一觀前畜犬數十皆西北健種晨昏縱穿籥者無敢睨其藩一日起觀扃鑰有異發笈空焉亟集里正視驗跡捕四出杳莫知所從居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貲分塗一盜出蛇崗山將如顓吉晝日嘗過其下見道傍梅有繁實夜渴甚登木而取之有蛇隱葉間傷其指負傷而逃至侯溪則指幾如股矣不能去臥旅邸中主人責炊曰予無它蔵獨餘鋌銀可斧而售既而無礙不可碎歸之盜又出囊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時德壽宮中貴人劉奭廬石耳峰下持以求質奭曰姑畀汝萬錢詰朝歸汝餘金奭已聞周氏之盜意疑其是馳僕示之曰吾家物也捕于邸賊證一網而得因以跡餘黨如言無脫者又有馬屠居城東爲僞券亂眞歲以其券售舒蘄間得馬驢驢以歸羨于肆以鬻盡復出人但見其驅至日多售用日侈莫疑其所自來適黃有逋寇黃陂之捕吏即之疑一夫焉未察夫實盜也覺其意入肆啜羹坐而袒裼自褫其巾呶于衆閧而出捕者以其變服弗之識也訝其久商于其徒曰吾目見其入今暮矣杳不再覩是家非槖盜者乎遂偕入搜之盜則遁去而僞券之印楮簾曰儼然皆存因遂告之官夫二盜之彰亦異矣梅實偶然而蔵虺捕吏無心而得驗天固以此啓之耶抑稔慝當露適因其所

值耶犬不能吠詰之以繇則曰是夕也以豚蹄傳麻苧雜草烏烹之犬至輒投苧纏藥噤無復聲者馬驢每至賤賈而售使門庭翕然嗔咽既非其所仰益可肆於廉取它日語人曰吾以薄取致厚嘗售之速耳市人弗覺也此盜亦有道者歟

葉少蘊內制

童貫以左璫幸大觀間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公言弗與而莫敢攖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林葉少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爲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語沮之蔡元長頗愧於衆論丁酉鎖院迺自檢校司空奉寧節度進司徒易鎮鎮洮而已少蘊黽勉奉詔制出告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曰葉內翰欺公至託王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故事爲宣威麻辭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于以制四夷之命賞眡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尚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眡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讓賞也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槓而徑拆起歸質諸館賓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于祐陵納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君甚中以陰事始克去之華原意以軋異已不知適以張閹宦之威也少蘊自志其事以余觀之三公論道官雖曰檢校亦不若終沮以正之均爲一去云洞霄在中朝從官常莅之不專以處宰執南渡以後乃不然也

宣和御畫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

殿有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羮牆之悲瑠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紿瑠入取殽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瑠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扣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余嘗見王盧溪作宣和殿雙鵲圖詩曰玉鑠宮扉三十六誰識連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煖鴛鴦浴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棲來東向鳴人間畫工窺不成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盧溪與之雖非可倫擬者第詳玩詩語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云

乾道受書禮

紹興要盟之日虜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既挾以無恐益思媚虜務極其至禮文之際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逆亮渝平孝皇以奉親之故與雍繼定和好雖易稱叔姪爲與國而此儀尚因循未改上常悔之乾道五年陳正獻俊卿爲相上一日顧問欲遣泛使直之且移騎兵于建康以示北向會歸正人侍旺未遣虜屢以爲言正獻恐召釁執不可亟奏曰臣早來蒙聖慈宣問遣使事臣已略奏一二此事臣子素所憤切便當理會屬今者有疑似之迹彼必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爲備萬一先動吾事力未辦淮西城壁未集今不若少遲若專遣使則中外疑或使者既行只宜便相聽許猶爲有名苟或未從殊失國體天下之人以爲陛下捨其大而圖其小也適蒙中使降下王弗前此宣旨本末今遣使不爲無辭臣之愚見欲姑俟侍旺事少定或冬間因賀正使遣王下偕行先與北館伴議諭言朝廷將遣泛使之意或令殿上口奏

彼若許遣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許大羊豈可責以禮度則臣願陛下深謀遠慮磨厲以須忍其小而圖其大他時翦除醜類恢復故疆名分自正國勢自強在於今日誠未宜計虛名而受實害也臣淺陋愚暗念慮及此更乞宸衷少賜詳酌天下幸甚上爲少止而終以爲病其秋偕虞雍公允文爰立左右上寄求顯對時范石湖自南宮郎崇政說書爲右史侍講天意攸屬明年亟欲遂前事且將先以陵寢爲詞而使使者自及受書以御札問正獻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差泛使往彼所請依巫伋鄭藻例施行卿意以爲何如可密具奏來正獻復奏曰臣伏蒙中使宣降到御札下咨臣以遣北朝泛使本末顧臣淺陋豈足上當天問恭讀聖訓不勝感泣仰惟陛下焦勞萬機日不暇給規恢遠略志將有爲痛祖宗之陵寢未還念中原之版圖未復精誠所感上通於天天祐聖德何功不成此固微臣素所激昂憤切思以仰贊廟謨爲國雪恥恨不即日掛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銘然而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爲嘗試之舉是以前者留班面奏亦以爲使者當遣但目前未可恐洩吾事機以實謀者之言彼得謹爲備若鎮之以靜遲一二年彼不復疑俟吾之財力稍充士卒素飽乃遣一介行李往請所難往反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師臨我然後徐起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夫天下之事爲之有機動惟厥時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臣之愚暗安知時變不過如向所陳不敢改辭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疎狂直突罪當萬死惟陛下憐其愚而錄其忠不勝幸甚上不聽正獻遂去國范遷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讀丹陽郡

開國公爲祈請使以行上臨遣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有諸范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求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爲不還計心甚安之王色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氈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負卿耳范奏乞國書併載受書一節弗許遂行虜遣吏部郎中田彥皐侍御史元顏温迓焉范知虜法嚴附請決不可達一不泄語二使不復疑至燕乃夜蔽帷東燭密草奏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親王受書其辭云云大昕而朝遂懷以入初跪進國書隨伏奏曰兩朝既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昨嘗附元顏仲李若川等口陳久未得報臣有奏劄在此搢笏出而執之雍會大駭顧許其宣徽副使韓鋼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書啓處耶自來使者未嘗敢爾厲聲令綽起者再三范不爲動再奏曰奏不達歸必死寧死於此雍會怒拂袖欲起左右掖之坐又厲聲曰敢拜了去鋼復以笏抑范拜范跪如初雍會曰何不拜范曰此奏得達當下殿百拜以謝乃宣詔令納館伴處范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上臣僚往來紛然既而虜太子謂必戮之以示威其兄越王不可而止頃之引見如常儀歸館伴果宣旨取奏去是日鋼押宴謂范曰公早來殿上甚忠勤皇帝嘉嘆云可以激厲兩朝臣子范唯唯謝廷議方殷會夏國有任德敬者乃夏會外祖號任令公再世用事謀篡其國事敗而族蜀宣司故嘗以蠟書通問爲夏人所獲致之虜庭雍會益怒范朝辭遂令其臣傳諭詰之范答以姦細之僞不可測退朝而館伴持眞書來印文皦然可識范笑曰御寶可僞況印文乎虜直其詞遂不竟十月范還虜之報章有曰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上於是知其忠勤有大用意後八年迄參大政云受書乃隆興以後盟

書大節目故備記其事特詳當時尚他有廷臣謀議可參見日月尚邇惜乎其未盡聞也

一言悟主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爲西掖時上用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爲僉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弗聽范既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詞猶未下忽請對上意其弗徼知其非以說事接納甚溫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榻前玉色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肅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閤門官日月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屬縱僉首吏民觀聽又謂何耶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范匄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既而范竟不安于位以集撰帥靜江明年春說遂申命實乾道入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爲公議立赤幟云

蘇葛策問

東坡先生元祐中以翰苑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議其意而流入於刻左正言朱光廷首擿其事以爲不恭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岩叟交章劾奏一時朝議譁然起宣仁臨朝爲之宣諭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紛紛踰時始小定既而亦出守紹聖崇寧治黨錮言者屢以藉口迄不少置也政和間葛文康勝仲爲大司成又發策私試有曰聖上懋建大中克施

有政忠恕崇厚同符昭陵綜覈勵精通追寧考殆將收二柄而總攬之也今欲嚴督責肅逋慢而無刻核之迹隆牧養流豈弟而無姑息之過諸生謂當如何其問今見丹陽集中是時語忌最嚴而無一人指疵之者文康迄位法從哀榮始終二策問語意如一而禍福迺爾大異是蓋有命也

程史卷第四

程史卷第五 十三則

劉觀堂讀赦詩

紹興巳未金人歸我侵疆曲赦新復州縣赦文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哉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曾元木讀之以謂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爲釁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說虜也以孽子嬉及其黨程克俊佣鬻故其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軺許（光宇廟諱）盟好來存殁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者蜀士劉望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訪沈空遺恨郢國憐懷尚有人敬拾金繒煩廟筭安排鍾鼎誦宗臣小儒何敢

知機事終望君王赦奉春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爲風者望之有集自號觀堂它書多諂秦所謂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部胥增損文書

先君之客耿道夫端仁爲余言其姻張氏不欲名淳熙間尉廣之增城有黠盜劉花五者聚黨剽掠官司名捕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鄰邑之境民家者民素豪枳關環溪畜犬猝警吏莫敢闖其藩張欲躬捕弓緩陳某者奮而前曰是危道不煩親行我得三十人饒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鞫其黨侶凡十餘輩散跡所往咸縶而來贓證具以告之縣於法應賞矣先是張以它事忤令盜之至令訊爰書以實言府張以非馬前捕不應令將論報張乃知之祈之掾史咸曰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且奏不容增府尹適知巳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絕望又一年秩滿買舟如京過鄙因謁憲臺坐謁次有它客緩譚一尉事適相類漫告之客曰是不可爲然於法情理兇虐嘗懸購者雖非躬獲亦當免試或循資盍試請一公移儻可用張方慮闕陞薦削不及格聞之大喜遂白之憲憲命以成案錄爲據付之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貞當入殘零張良窘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視之色動曰勻我一昔得與同曹議居二日來邀張至酒家劇飲中席謂之曰君欲改秩乎張錯愕不敢謂然胥曰我不與君劇君能信我事且立辦詰所以笑不答遂去明日復至其邸張疑未泮出謀之道夫道夫曰胥好眩誦志於得錢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卻盍爲質而要其成張歸胥又來則曰君不深信我我請毋持錢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緡二千酬酢竟日以千緡成約張貸其半千道夫同緘識于霸東周氏兩月不復來顧以爲妄相與深咎輕信徒取愒日忽夜三鼓有扣門者乃胥焉喜見眉睫

曰幸不辱命文書衙袖取觀之則名登于進卷矣張大駭旦質之左銓良是三代爵里皆無譌又扣之省闈亦然以爲自天而下然終莫測其繇也欣然畀謝貲又厚以饋而問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汔事何庸知我旣而班見如彝得宰福之永福去亦自閤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爲侍左郎道夫在館因密訪其事葢胥初得憲司據見所書功閥皆口增城縣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於每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則如格矣筆勢穠纖無少異同列不之覺徵案故府胥亦隨而增之但時矯它曹貪緣之命促其行委曲遮護徒以欲速告迄不下元處分賞遂行刻木畫舞文顧賕謝乃其常葢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選蠹積葢不可勝算司衡絲者可不謹哉

看命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于門標之曰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肅術乃以有司自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衢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伎流角智軋敵乃有諭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書之以資善謔

宣和服妖

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爲腹圍謂之腰上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徽宗內禪稱上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虜亂華卒於不能制也斯亦服妖之比歟

安慶張寇

兩淮自開禧搶攘之後惟舒僅全嘉定巳巳歲浙饑潰兵張軍大煽亂始犯桐城掠寓公朱少卿致知之家頗得民馬益合亡命兩夕而浸多遂鴟張

闔郡太守林仲虎棄城遁入自北門至于逵路號
干邦人曰凡吾之來將以爲父兄子弟非有掠敕
之心也謹無捐而居無棄而業無嬰我兵鋒於是
逃者稍稍抱馬足乞生賊亦弗殺至譙門立馬視
樓扁四顧曰我射而中安字之首點則入不然舍
去一發中之登郡廳大發府庫以予民翕然爭趨
惟尸胥魁一人曰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爲除之
而已即日去屯潛山營于眞源宮將大其所圖基
以裹兵會有詔池陽兵千捕他盜偶遇之踵而登
山賊不虞其至之速也頗懼時官軍未知賊衆寡
莫敢先入環而守之賊計窮越山而跳縶道流而
奪其巾衣僞爲逃逸者告于官軍曰賊衆方盛宜
少須軍士不之疑皆趣使去已而幟矗木間馬嘶
廡下鉦鼓刁斗鞳鞳四發益信其有人將謀于軍
曰賊在內徒株守無益焚其宮是將焉往是日風
盛百燎並舉徒聞號嘷而竟莫有出者宮既蕩盡
以爲賊亦灰矣亟奏功朝廷初聞仲虎失守亟詔
池出兵繼得撲滅之報將第賞而張軍大乃自望
江劫二舟載所獲婦女浮江而下至建康登層樓
揮金自如一飲而費二十萬察茲者疑其爲執訊
得實乃知焚死者多縶留之黃冠也獄具肆于市
而尼前賞舟中多衣冠家人遞牒送其所居眞源
無子遺其徒適有游方者歸旋理瓦礫爲復營計
今尚未完匹夫畜草莽凶歲常事然驟得一郡即
市恩忍殺其志蓋不淺脫身煙焰智足周身卒以
所嗜敗此亦天網之不可逃者歟

陽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既戰而棄鄞兀朮入之即日
集賈舟募瀕海之漁者爲鄉導將遂犯蹕而風濤
稽天盤薄不得進兀朮怒躬命巨艘張驅徑前風
益猛自度不習舟楫桅舞舷側窘懼欲却而未脫
諸口也遥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

對曰陽山兀朮慨然歎曰昔唐斥境極于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反棹其日御舟將如館頭亦遇于風不爾幾殆蓋天褫其魄而開中興云龍舒在淮最殷富虜自亂華江浙無所不至獨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蓋以舒之比音爲輸也

宸奎堅忍字

光堯既與子孝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時孝宗銳志大功新進逢意務爲可喜效每落落淳熙中上蓋明習國家事老成鄉用矣一日躬朝德壽從容醼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而已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字揭于選德殿壁辛丑歲將廷策多士貢名者或請時事于朝路間聞其語而不敢形於大對且慮於程文不妥帖僅即其近侶爲主意或曰持守或曰要終既而御集英臚唱宰執進讀獨有一卷子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是之遂爲第一蓋親擢也周伯兄常誦此事謂凡文字明白痛快當如此余聞於其客劉達夫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爲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傚之獨近世王景文質所作雋放豪逸如其爲人余得其四篇曰何處難忘酒螢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滄溟豪傑將班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霆何處難忘酒姦邪太陸梁腐儒空有鄙好漢總無張曹趙扶開寶王徐賈靖康此時無一盞淚與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聊置春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千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石闌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歲自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景文它文極多號雪齋集大略似是余又讀王荆公臨川集亦有二篇其一篇特與重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

深堂拱堯舜密席坐羣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奧此時無一盞眞負鹿鳴詩二公同一題而喈鳴叱咤一轉於俎豆間便覺闕雅不侔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

見一堂

孝宗朝尚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驚諭宰相使問其縣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語奏上曰姑遂其欲時何秩未貢鄉詔特官一子凡在朝者皆詩而祖之何歸築堂扁曰見一蓋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嘗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國時齒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或較其積閱謂雖居位猶未該延賞天道固有知云所官之子曰昌運余在故府時昌運爲左帑嘗因至北關送客吳勝之爲余道其事今知連州

義驄傳

吾鄉有義驄事甚奇余嘗爲作傳曰義驄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鐙騎也成家世隸尺籍開禧間虜大入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淮民習安倉卒間虜至而逃畜孳滿野成徇地至花麗見病驄焉疥而瘠骨如堵牆行逐水草步且僵烏鳶啄其上流血赭髀莫適爲主縶而得之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毛彤復生日寘之槽櫪懃懃然與羣馬不相顧時一出繫廡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隈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執槌候晨鷄驚行立俟願指盡午退以爲常馬或蹴岑不任相通融爲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驄往始命鞍蹤鳴人立左右驤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執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韁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迺衢磬控緩亟無少忤者自是

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于河羣馬皆裼而騎相望後先騶之馭者終莫敢竊睨其膺鬣稍前即噬齧之軍中咸指爲驚悍擯弗齒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庚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成與行崎嶇山澤夷若方軌至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榻成出搏鬬四五合危敗之矣或以鈎出其腋及鞬而隊死焉官軍亟鳴鉦騶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悍很恃蛮每出掠率彊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踊進退折旋良愜即不勝喜貯以上廄煑豆粟濯泉翦馬用金玉爲鐙華鞗沃續極其鮮明羣渠皆釃酒來賀輜重卒有爲賊掠取者知之曰騶他日未當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耶竊怪之於是日游其騶於峒嶇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榻官軍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般果乘騶以來騶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槊擊之胯盡傷騶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騶也是異服者必其曾相與亟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于軍曰得元礪之弟矣譟而進賊軍大駭軍士勇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力患其跳梁日徯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恥其功之出於馬也沒騶之事騶之義遂不聞於時居二日騶歸病傷不秣而死稗官氏曰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騶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爲正報施以爲仁異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戀豆歷跨下而不知恥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絕景之技才不勝德媿之驚駘何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剟取著

于篇

鳳凰弓

鄭華原居中在宥府和子美詵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召與語而悅之遂薦於徽祖敷奏明邊大獘宸旨進橫階一等俾還任詵因上制勝彊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極輕利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即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蘄王世忠因之稍加損益而爲之新名曰剋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便焉洪文敏容齋三筆謂祖熙寧神臂之規實不然也詵知兵嘗沮伐燕之議以及於責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死蓋兩河名將云

大小寒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冑爲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敘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爲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甲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爲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余憶慶元巳未歲如中都道徽之祈門夜憩客邸見壁間一詩漫味語意乃天族之試南宮者所作其辭曰蓑衛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皇親看姓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墨蹟尚新但云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而已余謂優語所及亦一驂乘也蒙其指目者反懵然若不少悟何耶

趙良嗣隨軍詩

趙良嗣既來降頗自言能文間以詩篇進蓋簡眷遇至命兼官史局令續通鑑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丁未推脩國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良嗣寶寰名參詳與轉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據矣後

既坐誅其所自爲集凡數十卷時人皆唾去不視蕩毀無收拾者余讀北遼遺事見艮嗣與王瓌使女真隨軍攻遼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上京蓋今虜會寧乃契丹所謂西樓者實耶律氏之咸鎬豐沛犬羊固不足卹而艮嗣世仕其國身踐其朝貴爲九卿一旦決去視宗國顛覆殊無禾黍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爲人從可知也縱有名篇正亦不足錄況僅止爾耶五鑾乃上京殿名保機之故巢也

桯史卷第六 六則

汪革謠讖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鐵冶之衆叛比郡大震詔發江池大軍討之既潰又詔以三百萬名捕其年革遁入行都廂吏執之以聞遂下大理獄具臬于市支黨流廣南余嘗聞之番昜周國器元彙曰革字信之本嚴遂安人其兄孚師中嘗登鄉書以財豪鄉里爲官榷坊酤以捕私醞入民家格鬬殺人且因以掠敗縣隸吉陽軍壬午癸未間張魏公都督江淮孚逃歸上書自詭募亡命爲前鋒雖弗效猶以此脫縣籍歸益治貲產復致千金革偶閒墻不得志獨荷一繖出聞淮有耕冶可業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冶炭其中起鐵冶其居旁又一在荆橋使里人錢某秉德王焉錢故吳越支裔也貧不能家妻美而豔革私之邑有酤坊在倉步

白雲華訟而擅其利歲致官錢不什一別邑望江有湖地饒魚蒲復佃爲永業凡廣袤七十里民之以漁至者數百戶咸得役使華在淮仍以武斷稱如居嚴時出佩刀劒盛騎從環數郡邑官吏有不愜志者輒文致而訟其罪或莫夜嘯烏合毆擊瀕死乃寘於是爭敬畏之願交驩奉願旨華亦能時低昂折節與游得其死力聲焰赫然自儔夷以下不論也初江之統帥曰皇甫倜以寬得衆別聚忠義爲一軍多致驍勇繼之者劉光祖頗矯前所爲奏散遣其衆太湖邑中有洪恭訓練居邑南門倉巷口舊爲軍校先數年已去尺籍家其間軍士程某二人素識之往歸焉恭無以容又不欲逆其意華之長子某好騎射輕財結客遂以書薦之往果喜留之一年而盡其技華賞用適窘謝以鐵鑼五十緡二人不滿問其所往曰將如太湖華因寄書以遺恭華與恭好有私幹期以秋以其便之弗端

亶書紙尾曰迺事俟秋凉即得踐約二人旣出飲它肆酣相與咨怨竊發緘窺之而未言至太湖見恭恭門有茗坊延之坐自入于室取四縑將遺之恭有妾曰小姐躬蠶織勞以恭之好施也恪不予縑屏後有詈言二人聞之怒恭堅持縑出不肯受亦不投以書徑歸九江揚言于市謂華有異謀從我學弓馬兵陣已約恭以秋叛將連軍中爲應我因逃歸故使遷者閣之意欲以藉手冀復收光祖廉得之恐捕二人送後司旣無以脫遂出其書爲證光祖繳上之朝有詔捕華郡命宿松尉何姓忘其名素畏其豪彎弩又咸辭不敢前妄謂拒捕幸其事之屯屬以自解時邑無令有王某者以簿攝邑事郡檄簿往說諭華已聞之頗爲備飲簿以酒烹鵝不熟而薦意緒倉皇簿覺有異不敢言而出行數里解后郡遣客將郭擇者至擇與汪華交稔故郡使繼簿將命從以吏卒十餘人簿下馬道華

誣勸勿往擇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屬擇今徒還且得罪遂入華復飲之時天六月方暑虐以酒自已至申不得去擇初謂華無他既見乃露刃列兩廂門下憧憧往來袒裼呼嘯頗懼亶孫辭句去華畢飲字誦擇曰希顏吾故人今事籍籍華且不知所從始雀鼠貪生未敢出有楮券四百匄希顏爲我展限擇陽諾方取楮捕吏有王立者亦以華之餉飲也醉聞其得錢扣窓呼曰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取謀反人教練乃受錢展限耶華長子聞之躍出縛擇曰吾父與爾善爾乃匿聖旨文書紿吾父死地戶闔甲者與王立先中二刃什僞死盡殲捕吏鈎曳出寘牆下將殺擇探懷中得所藏郡移擇搏頰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尉所爲苟得尉辯正死不恨華許之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衆炭山皆鄉農不肯從爭迸逸惟冶下多逋逃羣盜寔從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龔四八董三董四錢四二及二子分將之有衆五百餘六日辛亥遲明蓐食趨邑數人者故軍士若將家子弟亦有能文者俠且武平居以官人稱華皆親下之華有三馬號惺惺騮小驄騏曰番婆子駿甚馭曰劉青驍捷過人華是日被白錦袍屬櫜鞬腰劒總鵝梨旋風髻道荆僑秉德之妻闖于垣匿弗之見乃過之未至縣五里錢四二有異心因謂華曰今捕何尉顧不足多煩兵君以親騎入大隊姑屯此可也華然其言以三十騎先入郭門問尉所在則前一日以定民訟舍村寺未歸乃耀武郭中復南出劉青方鞚忽顧華曰今雖不得尉能質其家尉且立來華曰良是反騎趨縣尉廨在縣治華將至有長人衣白立門間高與樓齊其徒俱見之人馬辟易亟奔還則錢四二者已與其衆潰逃畧盡惟龔董守郭擇不去者尚五六十人計無所出廼殺擇而還麻地其居屋數百間藏書甚富穀粟山積盡

火之幼孫千一甫十一歲使乘惺惺騮如無爲漕司分析非敢反恃爲尉迫脅狀遂殺二馬挈其孥至望江以五舟分載入天荒湖泊葦間與龔董灑涕別去曰各逃而生毋以爲君累也其次子有婦張實大湖河西花香鹽賈張四郎之女有智數嘗勸華就逮弗從至是與其子相泣自湛于湖時人哀之王立既不死負傷而逃歸郡郡聞華起聚民兵會巡尉來捕且驛書上言詔發兩統帥偏裨撲滅勿使熾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近覘舟有烟火且聞伐鼓聲稍久不出使闖之則無人焉烟乃煙麻屑爲詰曲如印盤縛羊鼓上使以蹄擊華蓋東矣華之至江口劫二客舟浮家至鴈汊采石僞官歸峽者謁征官而去人莫之疑舒軍既失華朝廷益慮其北走胡大設賞購華乃匿其家于近郊故死友家夜使宿弊寄曰吾事明家可歸師中兄遂入北關遇城北廂官白某者于塗白嘗爲同安監官識華方駭避華曰聞官捕我急請以爲君得東手請關下天獄獄吏訊其家所在備楚毒卒不言從獄中上書言臣非反者蹭蹬至此蓋嘗投匭請得以兩淮兵恢復中原不假援助臣志可見矣不知訟臣反而捕者爲誰請得以辯乃詔九江軍送二人捕洪恭等雜驗皆無反狀書所言秋期乃它事華亶坐手殺平人論極典從者未減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竄千里方其孫訴漕司時遞押繫太湖荷小校過棠梨市國器嘗見之惺惺騮棄野間爲人取去宿松人復攘之以瘠死華之壻曰毛翥字時舉第百一居倉步亦業儒以不預謀至今存後其家果得免依乎而居後一年事益蹙乃如宿松識故業董四從有總首詹怨之捕送郡郭擇家人逆諸門搏擊之至郡庭首不髮矣其捕董時亦賞緡千郡不復肯畀薄其罪僅編管撫州華未敗天下謠曰有簡秀才姓汪騎箇驢

見過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千趨鏘又曰任在祁門下鄉行第排來四八首尾皆同凡十餘曲舞者率侑以鼓吹莫曉所謂至是始驗韋第十二以四合八其應也二人初言蓋謂韋將自廬起兵如江云國器又言韋存時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止其身宿松長人武謂其邑之神曰福應侯威靈極著韋時亦欲縱火殺掠使無所睹邑幾殆時守安慶者李歲久亦不知其爲何人也

鐵券故事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逵爲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懷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任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巳酉也明日將朝那官傳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後傳論功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鴻慶銘墓

孫仲益覯鴻慶集太半銘誌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之常不足咤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瑞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爲大恨言必稱公殊不作於朱用臣之論謚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爲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爲士大夫之不忍爲即日罷去事頗相

類仲益蓋幸而不及於議也

蘇衢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爲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勃倚市簷憩坐如堵墻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晡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爲巨室受困粟羞立囷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微偃有瑵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棟爲帥周伯聞一往必敬咤其聲如鐘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臥之浮于河至望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踰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塡咽炷香謂之活羅漢遂裒施貲爲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位之中不朞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所終

快目樓題詩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資豪健和易不常詩亦隨以異盧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曰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漕仲隆棟之子似仲游因言劉叔儗詩句叔儗名儗才豪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間余兄周伯持淛東庾節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其家後圃快目樓有詩相聞曰上得張公百尺樓眼高四海氣橫秋只愁笑語驚閶闔不怕闌干到斗牛達水拍天迷釣艇西風萬里襲貂裘眼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原天際頭周伯讀而壯之問知其儗居月餘儗來謁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詩人在此亟踐勝約既至一見如舊交坐中以二詩遺周伯其一曰昔年槌鼓事邊庭公相身爲國重輕四海幾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見儀

刑筆頭風月三千字齒頰氷霜十萬兵天亦知人有遺恨定應分付與中興其二曰已買湖山卜莫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處看詩卷一日湖邊從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定關渠從今便是門關客時出山來探詔除詩成風簷展讀大喜遂約之入淛明年叔儗過會稽留連累月餉之緡錢甚夥叔儗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誦之余得其親錄本曰八月書空鴈字聯岳陽樓上俯晴川水聲軒帝鈞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烟大船駕風來島外孤雲銜日落嗌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飄飄意欲僊余反覆四詩大槩皆一軌轍新警峭拔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似傷露筋骨蓋與改之爲一流人物云叔儗後亦終韋布詩多散軼不傳

記龍眠海會圖

李龍眠既棄畫馬之嗜亶作補陀大士相以施繡徒垂老得疋楮戲筆五百應真像幾年迺成平生繪寫具大三昧僅此軸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敬浮屠常櫝致香火室中余來京口因暇日出示王英伯遂倣貝葉語爲作記其右曰南闍浮提有大善知識現居士宰官婦女身在家修菩薩梵行有一初學與其子游以是因緣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羅漢海會妙相一軸於是合掌恭敬歎未曾見如人入闇忽覩光明心大歡喜莫可喻說宛轉諦觀神通變化皆得自在小大長短老幼妍醜各有所別足踏滄海如履坦途蛟蜃黿鼉魚鼈蛙蛤俛首聽命如乘安車天龍八部夜叉羅刹諸惡鬼衆前後導從如役僕廝寶花繽紛天樂競集金橋架空琪樹蔽日或闖而窺或倚而立瓶鉢杖拂各有所執凌雲御風升降莫測或解衣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負狀貌迭出以種種形戍於一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刻三昧隨刹現形于

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聞釋迦文佛既成道已乃於耆闍崛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薩摩訶薩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一號名曰普明既受佛記即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云實無有法名阿羅漢則是諸大阿羅漢有法無法有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衆生天龍八部諸鬼神衆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可知不可測如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謂之有相可乎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測然則斯圖之作滄海浩渺神通變化奇形異狀曲極其妙求諸法耶求諸相耶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測夫佛於賢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釋梵八部之衆演暢摩訶衍法度無量無邊衆生其殿百寶裝嚴衆妙殊特匪因緣而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殿是佛是法是相謂之有乎謂之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爲海羅漢之爲羅漢蛟蜃黿鮀魚鼈蛙蛤天龍八部夜叉羅刹似耶否耶有耶無耶匪大圓覺合凡聖於一理混物我於一心是否兩忘色空俱滅則法且無有何況於相相且無有何況於畫畫且無有何況於記雖然是理也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說若夫即心是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於一切法一切相而生敬心則聚沙爲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況圖畫莊嚴畫形供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往昔時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念弗忘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腹於是居士矍然懺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端嚴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居士之所作也以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善知識之一念得此羅漢當知是畫爲第一希有畫者得者匪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

易畫此亦未易得此至於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爲畫設開禧二年百六日初學王邁謹記英伯乜文亦多奇累試詞闈不偶今尚在選調中余前書京口故游蓋其人也

程史卷第六

程史卷第七 五則

吳畏齋謝贊啓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爲大蓬未幾遂以秘撰帥荆復出閫西泝時北書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具有殷鑒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僞官遣妄謀疊疊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啓代贊及之曰騎虹過賀曾親謦欬之承倉鼠嘆斯尚墮塵埃之蔓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宋受天命何啻百庚申虜汙中原又閱一甲子自崇觀撤藩籬之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巽懦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爲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

骨信而爭逆亮以難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兎之寡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孰計臥薪自厲誰爲勾踐之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遼餽百年棄置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爲當然不特首足混於無別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念終夕爲之寒心今雖欲爲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鬬議論嘈嘈堅鬬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萬全而爲後慮畎畝有懷於憂國藝旌無路而陳情敢忘未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防晉室內有冠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爲當時之不爲邊草未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蹠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頹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即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利可據能據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陳翠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北指詎不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蓋設嶮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誠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聚淮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爲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

用而未爲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喻道以出兵饋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衂而至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虢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徇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簣苟盡得策豈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眞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胎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攜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闇誠至謀而遣妄譟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業賞厚貨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徙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闕而不免於屢遷戎閫事機以主帥豢安而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腹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與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饋軍孰啓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柰何欲與不世之儁功尚徧未華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效於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鳴劒之議試捺悶悶毋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貪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軺公議浩然而歸重畀之顯闡天心昭若以可知上

方勤西顧之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洊爾寨裳旌旗千騎之來跫然望履聳列城之觀望屹外閫之蕃宜當盡達猷庶銷過計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在簡得刊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勳別當修贄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書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有來相過尤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庾氏畢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汚鄂之間即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緒叙謝之意匆草莫罹於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字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於識面亶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剡亟稱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繙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潸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已者焉

楚齊僭冊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二冊文乃刪其吠堯者而剟録之邦昌之冊曰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于治粤惟有宋寔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軺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爲仇今者

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大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係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綬寶冊命爾爲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埸仍舊世輔王室永爲藩臣貢禮時修勿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敎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爲已私職在牧民廼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廼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蕩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旅妖氣既殄區宇大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所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袁敉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螽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冊命爾爲皇帝

國號大齊都于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畀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冊皆以六十六方爲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庳犬羊亂華顛倒冠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優伶談語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談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幾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鐶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鐶曰二勝鐶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生太師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鐶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芮燁令矜等吻禍蓋其末流焉

嘉禾篇

張丞相商英媚事紹聖共倡紹述崇寧二年遂爲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史朱紱余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說或言其在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爲開封府推當其薨時代府尹爲酹祭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請嘉禾篇者文既爾雅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以表其初終焉篇之言曰維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禾異畝同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篇

神宗既登遐嗣皇帝冲幼中外震懼罔知社稷攸

託惟　太母晦聖德于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簡肆膺顧命保佑神孫以總大政既臨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嗚呼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偉圖軼于古先丕惟曰禹貢九州之域久封爵壞墮于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豢序弗底平時以憂貽于我後昆廼備材力廼督事功務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既墜厥志罹家多艱其弛利源與民共之所不欲一切蠲罷庶事肇革衆志未孚新故相刑愛惡相反議論乘隙紛綸互起疑生于弗親忿生于弗勝其聯成仇其合成黨盈庭雎盱震于視聽惟聖母獨以純靜斷以不惑去留用捨不歸于偏歸于是越三載羣慝斯嘉羣乖斯和羣異斯同馨聞于上帝風雨時若英華豐美被于草木發珍祥于茲嘉禾厥本惟三厥壠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推古驗今跡雖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其詩曰瀌瀌訛訛又曰噂喈背憎嗚呼卿士庶尹敬之哉曲直之辯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之本終以合穎利害之當予奪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穎非離于本無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吳安操臣李昭叙等立石余又嘗求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亦特曰公在熙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書成帝維寵嘉以子登瀛方渴起居而帝在天太母垂簾保祐神孫嗜昔在庭屬以宗社介特真淳無易公者公來秉鈞久諳而伸五害變法十科取人孰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傾其議必以死爭日月徂征思遠用成心勦

形祭胡衛餘生嘉謀嘉猷百未有告訃音夜寒九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于温莫惠我民門巷頻寃廼命貳卿葬其先原公殮具賚一給于官悠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遷功虧于簣志奪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温公夫何憾焉如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溢美者蓋五害等字乃當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初議論具是暨哲宗親政首爲諫官乃指呂汲公范淳夫輩爲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爲負國甚者至以宣仁比呂武殊覩此文爲不同反覆之言聖謨其得之矣其後入黨籍却反成濫竇大觀爰立本以其能與蔡立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欽皇嗣服會時相主其人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命天下莫不疑之王稱作東都事略載張罷左丞以言蔡京姦邪有自爲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爲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諜蓋專坐此篇稱書誤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也

朝士留刺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選階一二年爲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内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俟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閤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禀客忽勃然發怒叱閤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耶我必俟其來面白以治汝罪閤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爲不可

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闇愀然感頷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褻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儁味秦雖煽語謂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程史卷第七終

程史卷第八　十二則

九江郡城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奠湓口湓口乃漢灌嬰所築也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盆杅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江面山形勝盤据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開寶中曹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於翰曰城形爲上水龜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在北闉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康廬有峰曰雙劒乾道間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爲守謂翰實屠城而李成等冦亦嘗入郛殘其民取陰陽家說意劒所致乃闢譙樓前地築爲二城夾樓矗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藏劒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過其下曰是利民而不利於守立方聞之不以爲意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此立方故知名嘗爲中書舍人終之年六十八

日官失職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選甚藉多筌蹄之學以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爲疏開禧丙寅二月丙子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蓐風亭余涖事庚中歸過之小酌握手庭下日方申忽覺天半砰鍧有聲甚厲矯首正見一星南隊曳尾如帚透迤久之始滅相與歎異未幾而兵釁開江淮荐饑死者幾半嘉定巳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曉浴散步西園曠色將至從行一僮忽卬而驚呼視之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見而色紺青尾燄煜煜自南徂北行頗迅亦隱隱鳴于空中時房會易位蒙韃聞其境兵禍紛結數年猶不解則所啄之方蓋有妖焉余不甚習變星二星所偶見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問亦不聞奏報其它驛度微忒意必不能詳也

紫宸廊食

余爲扈簿日瑞慶節隨班上壽紫宸殿是歲房方拏兵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賜廊食余待班南廊日巳升見有老兵持二縣牌至金書其上曰輒入御廚流三千里既而太官供具畢集無帟幕限隔僅以鎔竈刀机自隨縣蕞簷下侑食首以旋鮓次羹脯次羊肉雖玉食亦然且一小樸如今人家海味樸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兩旁上以黃紙書品嘗官姓名以待進鬧坐既御合班拜舞用樂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襜爲作止之節廊下設繖褥寘俎于前有肴核爵以銀而厚其脣爲之一耳頗不便於飲上鐫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蓋和議成而舉彌文責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自東廡入廊饌繼至適盧棘簿子文在旁因言此藝祖舊制在汴京時天造草昧一日長春節欲盡宴廷紳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許令市脯隨其有以進仍詔次序勿改以昭示儉之訓如錫宴貢院前二醆止以果實薦無品食蓋當時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醆亦首以旋鮓云余聞之典儀吏曰

它日戎費在廷則百官皆稱舜而退無賜食七十年矣此乃適因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竊志之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爲偏閏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僞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所于金酋調丁繕治其故嘗夷鏟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袁孚論事

孝宗初政袁孚爲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酤言頗切直光堯聞之震怒上嚴於養志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爲參預未知其倪啓封相顧罔測文惠曰上新即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聖日遂朝方扣榻以請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孚何罪也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內給事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輩馮侯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顏少餘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罷天下咸以爲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爲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釋然霽威曰善將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五日之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孚儻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許諾既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袁孚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

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朕跼蹐無所文恵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孚請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恵又奏諫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纖人知譖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回天體正道得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寔足以權輿之云

鸚鵡諭

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詘乾道間楊嗣清甲有聲西州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頗以繡衣自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趙衛公方爲左史聞之不俟申亟往白廟堂曰譬之人家市猫于鄰卜日而致之將以咋鼠也鼠暴未及問而首抉雕籠以嗤鸚鵡其情可恕乎當國者問其緣告以故相與大笑劾牘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顯有弟曰嗣勲輔位至從槀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談謔以排根善類者爲猫嗤鸚鵡王中父嘗爲余道而恰其所爲邑之名

月中人妖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轔轔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卬見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決德夫兄至蜀安大資丙與之讌覘言之夫妄心一萌舉目形似此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狩牧相衛

先塋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岯焉不合如礪土名曰焦庫有周氏墳其間望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一牸墳側方偃于背鄰之二兒甫齔戲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牸二兒凝不識爲虎擲瓦礫

族而逐之虎顧牸不肯去二兒倚徙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譟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牸以角拒虎爪齧無完革矣牧子視牸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牸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牸少憩力甦乃前鬬虎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牸牸與牧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羣婦莫之孰何既而山下民聞者持梃讙嘷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牸牧竟全余時倚堊冢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遣視民方環睨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解禪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眞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於庠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脩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玉虛密詞

徽祖將內禪既下哀痛之詔以告宇內改過不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即玉虛殿常奉眞馭之所百拜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間嬪嬙巨璫但聞謁禱聲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輦闢召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二日欽宗遂即位寔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已巳赤白囊至徽祖夜出通津門以如亳社斡离不既退師龍德行宮在京口纖人乘間有劒南自奉之疑奉表亟請歸京師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詔迎謁見于幄殿既辭遂出所焚詞藁俾宣示宰執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眞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于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爲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鎭兵革所冀邇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閑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蔑罪當大巳上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耿躬庶安宗社之基大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寧伏望眞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月功曹吏賫臣密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僊曹伏願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於虞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聖心其有以得於天矣按祭條國史後補載徽祖敕門尊號爲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眞玉宸明皇大道君與此不同意歸美之稱不欲以自名耳唐武宗會昌投龍文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眞人今茅山龍虎閣皁寶有三壇符籙徧天下

受之者亦各著稱謂或者帝王之號又有其別殆未可知也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務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不能答於是即日涖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於達理者每易一榱覆一簀翦翦拘泥不得即決稽之聖言思過半矣

逆亮辭怪

金曾亮未篡僞封岐王爲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爲詩詞語出輒崛彊愬愬有不爲人下之意境內多傳之且驟施於國東昏疑焉未及誅而有霄儀之禍宗族大臣以亮有棄譽因共推戴既立遂肆暴無忌佳兵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時好文辭猶不輟余嘗得其數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驛有竹輒詠之曰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待雲梢拂碧空又書壁述懷曰蛟龍潛匿隱滄波且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既而過汝陰復作詩曰門掩黃昏染綠苔那回蹤跡半塵埃空亭日暮烏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闌干次第開又嘗作雪詞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小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鶯問是楊花是蘆花一日至臥內見其妻几間有巖桂植瓶中索筆賦曰綠葉枝頭金縷裝秋深自有別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鵝黃味其詞旨已多圭角蓋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將圖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天申隱畫工於中節使圖臨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

繪事大喜聯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間軟屏更設所獻而於吳山絕頂貌巳之狀策馬而立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盍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遷汴之歲巳弑其毋矣又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僊曰停盃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碎虬髯撚斷星眸睥裂惟恨劒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態明年竟遂前謀使御前都統驃騎衛大將軍韓夷耶將射鵰軍二萬三千圍子細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以爲寵曰旌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鵰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磔戰髯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在功名取斷鎮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臥龍韜韞果見成功旦莫問江左想雲霓望切玄黃迎路余又嘗問開禧降者能誦憶尚多不能盡識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驁之氣巳溢于辭表它蓋可知也大宿鵶鳴要充其性不足乎議軟屏詩正隆事迹以爲翰林修撰蔡珪所作詭曰御製反覆它作似出一機杼或者傳疑盍訛抑其餘皆出於視草亦無所致詰錄所見者聊以寓志怪云洪文敏夷堅支景僅載其二它不傳

裕陵聖瑞

裕陵年十三居于濮邸一日正晝憩便寢英祖忽顧問何在左右褰帳方見偃臥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視也後三年亦以在寢寤驚欽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在雲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嚏耳既而果登大寶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詔錄聖瑞之詳付宗正寺

狀元雙筆

內黃傅珏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爲二千石珏不力於學弁鶚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于棘圍之外遇之明日以雙筆要而遺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珏不爲怍遂定交傾貲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前輩風誼凜凜固可敬而珏之識亦未易多得也珏死明道間官止右班殿直監博州酒其孫獻簡堯俞元祐中爲中書侍郎自誌其墓余舊嘗見前輩所記與誌微不同

堯舜二字

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變文格蓋至日昃猶有喋喋弗去者過聽稍聞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閧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汝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它日每爲學者言必蹙頞及之一時傳以爲

雅雖余按東齋記事指爲楊文公而徒問其爲幾時人歲遠傳疑未知孰是然是舉也實得東坡先生識者謂不啻足爲詞場刷恥矣彼士何嗤

正隆南冠

金國僞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廝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卽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覩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蓋鐙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騮號小將軍者儻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廄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箙數之亦亡其一矣聖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芽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開皇統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絺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

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豬爭戰丘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爲右丞暉爲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又明年左丞相張浩及暉與叛臣孔彥舟內侍梁漢臣卒營汴焉帝犯之禍實昉此汝嘉又二年來盱眙傳命諭郤我使人徐嘉等歸而微諫竟不免戮余讀張棣正隆事迹博考它記而得其顯末熊克中興小曆書於紹興二十八年者蓋誤以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曾兀朮之封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冊以帝號按紹興辛巳高景山來求淮漢地指初畫疆事亦以爲梁王要當以國中通言者爲正

鼈渡橋

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既郤逆亮于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于玉帳留鑰張忠定燾及幕屬馮校書方洪撿詳遷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沓至蓋亮已懲前衂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致怨於我也時劉武忠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合謀支蔽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四顧久之酌巵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爲國家卒此勳業義問與有賴焉雍公受巵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爇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爲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

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亮不克渡而弑自此簡上知馴致魁柄竄渡本諺語以爲蟹其義則同

燕山先見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于女眞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眞土地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肅愍虛中在西被昌言開邊之非策論事覃覃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宣威建臺遂使之參謀意欲溷以同浴且窒其口時有旨乏興避事皆從軍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臣伏覩陛下恢廓聖英武之略紹祖宗之詒謀將舉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參預機密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有定議欲命臣經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將帥調兵旅厲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政苟有所見豈敢隱默輒具利害仰干淵聽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爲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刓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爲主而常逸在外爲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

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惏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眞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殖拯救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眞以爲鄰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也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鬬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衆繫纍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陵中夏以百年怠墮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閑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亦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爲隣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爲切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爲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鄰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覩昇平天下幸甚臣冒昧盡言不任戰慄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捃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又有降將曰郭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馴肅愍愛之力言于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挈致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畢即歸以杜後患亦弗聽既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粘罕遂犯太原肅愍以宣諭使事歸奏徽祖見之歎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此是日遂詔於榻前草詔罪已大革弊政其略曰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令下人

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云植之歸以童貫先攻姓名李長嗣後賜國姓靖康初伏誅藥師仕金至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蠲毒圓

高皇毓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風賦充實自少至耋未嘗用溫劑每小不怡輒進蠲毒圓數百一以芫花大黃大戟爲主侍醫縮頸而上服之自如有王涇者以技進後言勇往居之不怍問奉圭匕先意持論自詭無傷孝宗素危之屢詰責要以禍福弗之顧淳熙丁未聖壽踰八齡矣一日進餌飽覺胸膈欬壅涇猶主前藥既投而不支遂以大漸孝宗震怒立詔誅之慈福要上苦諫薄不獲已減死黥流杖脊朝天門中使涖焉方覘其速斃涇貨五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醫王繼先幸紹興始用是取驗孝宗在朱邸尉躍視師至建康館秦檜故第史文惠爲諫官實從行燕之正堂而命莊文禮曾龍于後圖孝宗樂飲以碼碼觥酬者十二因游于圖二臣復各獻一巵後三日屬疾高皇賜藥使內侍視之服文惠聞之疑其爲蠲毒亟乞八癸圓入問而信遂竊易之僅瘉是日徵文惠幾殆高皇蓋主此而不知南北之異稟也涇祖繼先之緒餘株守不變是以敗云

憲聖護醫

憲聖后在慈福慶元丁巳朝廷方卜郊而后不豫始猶自彊起曰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溷齋思救左右勿奏十一月乙巳還御端門肆眚竣事趣駕至宮而大漸矣先是旬日忽寢疾侍醫進藥輒卻之咸請其故喟然曰吾壽八袠而以醫累人耶意懲王涇之得罪也故廟謚之議曰卻藥輟進務全護醫蓋紀實云京魏公鏜時當軸嘗親爲客言慈聖所謂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其達死生之變眞若出一揆也

魯公拜後

慶元間有衢儒以文名入蠶披爲承旨朝議謂且大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葺先鈐吳門兵時出妄方旅鬻富湖巨室魯氏得男焉葺也既貴無他子遂以重幣請于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不詳知遂於之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蓋指忠獻耳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原讀之見其姓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國終其身不復用當其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謂禍福不可以智力勝富於是乎占之

金陵無名詩

熙寧七年四月王荊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荊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爲何人也

萬歲山瑞禽

艮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爲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杵貯肉炙粢米翁倣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粉涿聽其去來月餘而囿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徽祖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周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馴擥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飧云

王涇庸醫

字文忠惠紹節在樞府余間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與縱譚有客在坐偶曰聽醫王涇者非鞭背都

市流遠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敍故秩自言元不曾受杖嘗祖而示某以背完瑩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見他醫言杖皆有瘢惟噬膚之初傳以金箔則瘢立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瓶足之藥售于市者輒揭扁于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于上召而罪之既而肴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宣喚今此方無乃其比耶子將誰售客亦笑不敢應時忠惠未識涇也其二年余在里下聞忠惠不起爲位以哭及都人來迺云涇實用蝎毒瀉足疾以致大故朝廷知之再命追涇所復官免杖流永興余因憶在京華時傳著作行簡姚胄丞師皐皆甘涇餌日擊其殞著作未啓手足猶進一刀圭不脫口而逝余一日隨班景靈見胄丞殿門下云痰癖新愈因相勞苦則曰王御醫實生我癖去矣痰下者數斗今顧疲羸他則無恙余聞而私憂之謂未必能勝未旬果卒嗟夫醫之害如此哉追思疇昔之言爲之流涕并志顛末以悼其庸

黑虎王醫師

余稚年入閩過福聞有黑虎王醫師者富甲一郡問之則繼先之別名也繼先世業醫其大父居京師以黑虎丹自名因號黑虎王家及繼先幸於高宗積官留侯通國稱爲醫師雖貶猶得麗於稱謂焉初秦檜擅權而未張頗賂上左右以固寵繼先寔表裏之當其盛時勢焰與檜挈大張去爲而下不論也諸大帥率相與父事王勝在偏校因韓蘄王以求見首願爲養子遂帥金陵軍聞者爭傚不以爲怪檜欲貴其姻族不自言毋請進繼先之黨與官繼先亦乘間爲檜請諸子至列延閣並紫盈門擠顧賕謝攘市便腴抑民子女爲妾侍畀不可勝紀而依憑城社中外不敢議者三十年紹興辛巳六月蜀人杜莘老爲南牀擬擊之而未發會邊

蠻啓繼先首肇亶寶爲南道計都城爲之騷然上聞之不樂劉武忠錡帥京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用兵上意猶隱忍不決亶欲以兵應繼先素怯猶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聞言于上曰邊鄙本無事益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人和可復固上不答徐謂侍貂曰是欲我斬劉錡耶於是素軋其下而不得逞者頗浸潤及之矣逆亮索我大臣廷遣徐嘉張掄往聘亮以非指使諫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上適在劉婕妤閤當饋輕食婕妤怪之問諸侍貂而得其繇進說寬譬頗與繼先之言符上大驚問曰汝安得此婕妤不能隱具以所聞對遂益怒丁未詔婕妤歸別第辛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進讀玉色猶怫然辛老抑搨曰臣以執法事陛下不能去一醫死不敢退猶未許因密言外議謂繼先以左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上始變色首肯罷朝使宣旨曰朕以顯仁餌汝藥故假爾寵今言者如此當不復有面目見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圖之辛亥遂詔繼先居于福子孫勒停都城田宅皆沒官奴婢之強鬻者從便令下中外大悅繼先以先事聞詔多藏遠從故雖籍不害其富也迄今其故居華棟連甍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弟蕩析至不能家或者謂其致不以道宜於厚亡趙牲之作中興遺史載繼先始末極詳參以所聞而著其事